

易读

2013年第4期

本期关注
西南联大

 东莞图书馆
DONGGUAN LIBRARY



关注西南联大：探寻一种久违的传统

《城乡中国》：不断划界中的城乡中国

《列那狐》

有一种阅读叫“粉丝阅读”

论情爱

墨海书馆的兴衰历史

童心童阅故事会

“珍珠翡翠白玉汤”与“半部论语治天下”

卷首语

冯玲

前不久，全民阅读被国务院法制办列入立法计划，消息传出，竟一时成为舆论焦点。作为以服务阅读为业者，我理解这立法的背后，充满对阅读危机的担忧：我国国民的平均阅读水平低于世界文化强国、未成年人阅读的现状不容乐观、阅读风气式微、阅读功利化和娱乐化让国人“阅读力”下降等等。

阅读的意义在于求知交流和精神享受，阅读的动力在于好奇和兴趣。社会阅读氛围的形成，如一位专家所言，离不开四要素：美好的创作者与书写者，懂得并拥有诗意栖居的性灵，以读书为荣、为乐、为资本的社会游戏规则，自上而下将阅读视为时尚的取向。立法正是建立美好规则和价值取向的方式和手段，但阅读兴趣和习惯的养成，精神追求的改变，养成懂得并拥有诗意栖居的性灵，还需要社会更多的呵护和个人持续的自觉努力。

在筹备本期关注“西南联大”时，我查阅了一些有关联大图书馆的资料，知道了联大图书馆是校园中唯一一座砖房瓦顶的建筑，在泥屋草顶的联大格外触目，也间接感动于联大的创办者、领导者对图书馆这一学术中枢的高度重视。联大学生都很勤奋，每天图书馆门还没开，就排起长队。由于馆藏有限，学生每次只能索书一册，四小时为限，图书使用率相当高。《西南联大的“印”和“证”》一文记录了一张“教职员借书证”，证主人是出纳组一名助理。自1943年3月8日至1943年5月28日，这位普通职员在人事去留相对动荡、个人心态最易浮躁的年头，两个多月共借书22本，每周两本，联大人读书之勤快可见一斑。相比之下，对不少人载甚至十数载可以不读一本书，时下大学要设立阅读奖做激励，不知该说什么了。

当然，对于阅读这件事，真正的激励，再多也不为过。



目录

■ 卷首语

■ 本期关注

关注西南联大：探寻一种久违的传统 / 谢泳 / 4

那段岁月，已成绝响 / 刘宜庆 / 10

思想与文学维度中的西南联大 / 李玮炜 / 14

■ 书目推荐

西南联大之书小辑 / 东 图 / 17

■ 阅读前沿

新书扫描 / 张宽路 李正祥 / 24

■ 读书案例

案例：童心童阅故事会 / 童心童阅 / 30

■ 人间书话

“珍珠翡翠白玉汤”与“半部论语治天下” / 吴 晞 / 33

共享书香 / 雨 兰 / 35

俞平伯与《浮生六记》 / 毛本栋 / 37

那人会回来吗 / 钟立红 / 39



关注西南联大：探寻一种久违的传统

谢泳

在抗战流亡的艰苦卓绝的条件下，却创办出一流的大学，培养了若干大师和学术精英，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西南联大）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的光彩，犹如群星闪耀的时刻，值得我们回首瞻望。

严格说，西南联大仅存在9年时间，从1937年到1946年，是和抗战共始终的一所大学。这个大学没有校长，只有三位常委。这所大学是当时中国北方三所著名大学联合组成的一个临时大学，抗战结束后就解散了。很久以来，西南联大为什么会引起研究现代史、研究中国大学史或者中国教育史学者的兴趣？我觉得主要是西南联大在创办过程当中的精神，它在这9年当中留下精神的遗产，对今天的大学可能会有一些启示。

从关注西南联大开始

我自己是从90年代初期开始做西南联大研究的，1998年出了一本书以后，我的学术兴趣发生了转移，就较少关注西南联大研究的情况了。我想和大家说的是，在90年代中期，整个学术界，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传统，特别是自由主义传统，好像还没有发生强烈兴趣。我做西南联大研究，大约在1993年前后。那时我已做完储安平和《观察》周刊的研究，在《观察》杂志中了解到西南联大的情况。当时做这个研究的主要思路，是想从左翼文化传统以外，梳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传统。我感觉，这个传统保存较好的地方，应该是在大学里面。我想如果能选一个大学做研究，对梳理中国自由知识分子传统可能会比较方便。1946年



西南联大复员的时候，《观察》周刊对西南联大有一篇报道，它认为西南联大的成功是宽大气质和民主精神结合的典范。这个角度正好和我试图从中国大学寻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传统有关系，我就开始选择西南联大来做研究。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大家对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传统，不像今天这样基本上给予正面评价。那时做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研究的学者，加上试图梳理中国自由主义传统的人，对如何把这个传统从历史角度，作为思想传统发掘出来，还不是特别自觉和清晰。我最早写了一篇小文章《西南联大的启示》，希望国内的学术界能够注意对西南联大的研究。我把文章给了《读书》杂志，那时《读书》还是沈昌文时代，沈公很客气，把文章寄给在联大哲学系读过书的汪子嵩先生看，汪先生后来给沈公写过一封信，大体上说这个大学现在还值得研究。

我开始做西南联大研究的时候，史料还不完善，当时关于西南联大的史料很少，特别是成型的史料更少。那时西南联大的校史还没有出版，云南教育社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也没有出来。当时做西南联大研究的人，主要靠清华的校史材料，还有台湾出的《学府纪闻·西南联大》。另外一本早期联大学生编的史料《联大八年》，其它就是一些零散的史料了。2000年以后，随着《西南联合大学校史》的出版以及《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完整出版，作为西南联大研究的基础，至少前期的史料工作，大体上完成。

我在90年代初期做西南联大研究，算是这个研究里面比较早的一位工作者，但那时学界对这研究兴趣并不大。我最早的论文是在香港的《二十一世纪》杂志发表的。1998年，我把写西南联大的文章汇成一本书，约10万字的小书，就是后来的《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的。当时出版社对这个书也不感兴趣，不愿意出，好在责编是文学批评家余开伟先生，他对这个书有兴趣，希望出。最后的条件是不支付稿酬，出版之后给500本书。我没有犹豫就答应了，书印了2000册。给我



的500本书，我都没有地方送，见人就给，现在找，反而一本没有了。我想说的是关于西南联大的研究，有一个由沉默到关注的过程。对于一个历史事件的关注，对一些历史人物的关注，可能关注的兴趣，还是从我们当下社会生活的感受中生发出来，如果这个感受不强烈，或者这个感受不能唤起我们的历史记忆，以往发生过的事情很难走进我们现实生活里来。2000年以后，随着关于西南联大的电视片，还有相关书籍的出版，普及西南联大的工作，大体上算是完成了。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对西南联大的深入研究。

早期的西南联大研究，基本上在中国现代教育史领域，是研究中国大学史和中国教育史的人。美国的易社强（John Israel），是上世纪70年代关注西南联大的，日本有学者也写过关于西南联大的书。

我是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这个角度切入西南联大研究的。还有一些学者如杨奎松、王奇生等，他们从政党史、学生运动史角度对西南联大做过研究，闻黎明先生，从民主同盟以及第三势力在西南联大的活动等角度，对西南联大做了深入研究。比较系统、专门的研究，现在还比较少。前几年云南师范大学建了一个西南联大研究所，但人力不是很多。它基本上还是从革命传统的角度来做研究。作为研究领域，西南联大还是有相当的丰富性。

现代大学制度在中国的确立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抗战前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三所大学联合组成的一所大学，现在公认这个大学办得比较成功，人们从各种角度寻找原因。我们找来找去，我想还是要从1949年以前，中国基本的文化制度这个角度来探索，可能是一个比较符合事实的角度。

中国现代大学建立的时候，有一个优势，就是在模仿或选择西方的时候，那些负责的人，认为一个国家光有国立大学是不



行的，一定得有私立大学，而且大学制度一定是向全球开放的，早期建立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人接受了这个理念。所以1949年以前，中国大学的基本格局是国立大学、私立大学、教会大学这三种模式。

一个国家的崛起，首先是大学制度的崛起，如果没有现代的大学制度，一个国家要想实现民族复兴是比较难的。现在回过头看1949年以前，20、30年代中国社会里面出现了那么多优秀的学者，那么多优秀的作家，还有企业家、金融家、政治家，那么多优秀人物的产生，主要是依赖于大学制度、新闻制度、出版制度。知识精英主要的活动，依赖这三种制度，没有这三种制度的成功，很难想象西南联大在抗战时期能够维持那么好，也很难解释1949年以前，中国教育和文化所达到如此高的水平。

中国知识分子在选择西方文化制度的时候，有两点把握的比较好。中国1905年后，西方新学校教育制度取代了过去的科举制度。选择新的教育制度，特别是它的大学制度的时候，特别是选择这种制度的初期，如果比较僵化、比较保守，不能看清世界文明主流，制度的选择就会偏差，所幸中国在这一历史转折中，遇到了恰当的人。

中国大学制度选择比较好，因为一开始它具备两个比较有利的条件：第一是中国最早负责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人，基本是晚清科举制度中出来的，比如像蔡元培、蒋梦麟，唐文治、严修等，他们在传统文化里受过严格训练，同时考察过西方教育，及时把握住了西方大学制度的核心，比如说大学独立、学术自由、思想自由。他们能接受这些理念，跟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有私人讲学和书院制度可能有一些关系。第二，晚清教育制度向现代教育制度转型的时候，初期负责教育制度的人，像蔡元培、蒋梦麟等，很快居于教育领袖的地位。他们有权有职，在这样的情况下选择大学制度，对西方大学的核心理念，能够把握得准。

严格意义上的中国现代大学制度是从清华大学算起来的。清华大学前身是留美预备学校，1925年清华大学开始设立大学



部，1928年正式叫国立清华大学。一个国家的大学是不是现代的大学，具备一些基本条件。这些条件大约有这么几点：第一是综合大学；第二是男女同校；第三有严格的课系制度，就是院系制度；第四有比较完善的选课制度；第五有定期的学术著作和定期的学术期刊出版；第六有比较普遍的体育活动。这是基本的硬件。另外还要包括这么几条：学生和教授的自治程度比较高，教授治校和学生社团比较发达，政党活动不能在大学里开展。

现代大学11世纪起源，13世纪达到了比较完善的程度，基本上由教会演变过来。大学也是现代市民社会的产物，它的自治程度要高，这就是大学独立的意义。西南联大出现的背景，大体就依赖前述那三种文化制度。

成为一流大学的人文条件

西南联大为什么成功？中国现代大学制度这个前提以外，昆明自然环境比较好，可能也是一个原因。我们现在不大关注西南联大所在的自然环境，我们比较关注人文条件。当时西南联大集中了中国三代知识分子。从他们的出生和教育上来判断是三种类型，这种三种类型分成教授和学生两个群体。教授群体包括两代人，像胡适这一代，还有陈寅恪、梅贻琦、蒋梦麟这部分人，出生年龄在1890年前后。这个时段内出生的人，基本可以接受中西方两面的教育，是他们的国学基础比较好，同时他们大部分人到西方受过教育，或者考察过西方的教育，当时他们的年龄在50岁左右。第二类教授群体，就是1900年前后到1910年，就是费孝通、钱钟书、陈省身、华罗庚这一批人。这一批知识分子也是两面，就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言之，他们不好和上一代相比，相对来说传统教育在他们身上弱化了，这一代知识分子国学素养不太能跟前一代相比，但这一代知识分子大部分是留学欧美的，如钱钟书、费孝通、潘光旦等等，他们的西学又比前一代要好。西南联大当时有一个统计，在179个教授中，留过美国的有80多个，留过英国有30多个，留过日本的比较少，有3、4个，没有留学的很



少。三个校长，蒋梦麟是留美博士，梅贻琦是留美硕士，张伯苓虽然没有留过学，但考察过德国和日本的教育，也是有世界眼光的。五院院长全部是留美的。各系的系主任大部分是博士。在西南联大，从这两个教授群体中可以大体判断出他们的文化背景，基本可以说是西方的自由主义传统，西南联大实际上是中国自由知识分子融合了中西文化两面，在中国土地上结出的一个硕果。

第三类就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一般是1925年前后出生的，如杨振宁、李政道、何炳棣、王浩、何兆武等，他们的教育也基本上是中西两面，不过传统教育对20年代前后出生的人，也不好和前代相比了。但20年前后出生的这一代知识分子中，部分人在西方受过教育。后来杨振宁、李政道在科学上有很大成就，何炳棣、王浩、邹谠、殷海光在政治学、逻辑学、史学等方面，获得很高地位，与他们在西南联大的文化基础分不开。西南联大学生中也出了很多作家和诗人，比如九叶诗派中，有好几个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如汪曾祺，林蒲、吴纳荪等。因为西南联大的自由主义传统主导了整个学校的价值，所以为后人留下很多启示。自由主义传统在中国，1949年以前，不是一个空的观念，而是真的落在了实处。知识分子以传统教养和西方价值融合起来做事，来判断人。西南联大后来出了好几位有名的学生，他们在延续中国自由主义传统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比如殷海光，后来到台湾办《自由中国》，他就说过自己的思想背景是在西南联大形成的。自由主义传统确实给很多学生以心灵滋养。还有王浩，后来到美国去，是世界有名的数理逻辑学家，他回忆，在西南联大，开诚布公多于阴谋诡计，做人做事都暗合自由主义传统。



那段岁月，已成绝响

刘宜庆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西南联大），尽管它在昆明只存在了8年的时间，却与百年中国的政治风云紧密相连。8年的时光，西南联大长成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立地顶天，它分出的枝桠分别是思想自由、民主堡垒、通才教育、教授治校……每一枝都是宝贵的精神资源。

“笳吹弦诵在春城”，一代学子士人的往事已烟消云散。让我们踏上西南联大的来时路，追寻它的精神故址，探索埋藏在历史中的文化教育之根。

西南联大，生于忧患

1937年7月7日，清华大学教授冯友兰和几个朋友在北平香山饭店吃饭，下午回到清华园，有人给他打电话，说西直门关了，不知出了什么事。第二天，冯友兰才得知，中国军队和日军在卢沟桥开火了。

在国破家亡的民族生死关头，为了让中国教育文脉得以延续，为了建国复兴的教育大计，并使无校可归的师生不致失学当亡国奴，受奴化教育，1937年9月10日，教育部正式宣布在长沙和西南设立临时大学。长沙方面，以南开校长张伯苓、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教育部代表杨振声、教育部次长周炳琳、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北大教授傅斯年、南开大学教授何廉、湖南省教育厅长朱经农、湖南大学校长皮宗石为筹备委员会委员，并指定张、蒋、梅为常委，杨为秘书主任，负责长沙临时大学的筹备工作。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大、清华、南开为班底，接收三校流亡学生。



11月1日，是长沙临时大学正式上课的日子（以后就成为西南联合大学的校庆日），当天没有举行始业仪式。上午9点多，长沙上空忽然响起空袭警报，大家无处躲避，日机来袭，幸未投弹。长沙临时大学正式上课的日子，就有日军飞机空袭，这预示着跑警报和疏散成为今后联大师生的生活常态。

在南岳衡山脚下，临时大学文学院，中国第一流的学者教授也冲越烽火，汇集这里：朱自清、闻一多、叶公超、冯友兰、钱穆、金岳霖、汤用彤、陈梦家、吴宓、陈寅恪、柳无忌和英国诗人兼诗歌理论家威廉·燕卜苏等。一时真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

南渡：流亡中的校园

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湘黔滇旅行团于1938年2月20日出发，4月28日到达昆明，历时68天。湘黔滇旅行团师生步行抵达昆，陆路全程1600余公里，200多师生步行约1300公里，成为西南联大的一大壮举，也是师生共同创造的中国教育史奇迹。

北大学子马伯煌用“徒步三千，流亡万里”来形容由北大到临大和联大。“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中国文人所信奉的古训，这一次浸染了悲壮色彩的文人长征，将传统的学风与士气相融合，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南渡！南渡！1937年，1938年，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路上。后来，中国人民经过8年的浴血奋战，山河光复，没有形成偏安的局面。冯友兰撰文的西南联大纪念碑文写道：“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庚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

1938年8月，朱自清在蒙自为清华第十级毕业生题词中说：“……诸君又走了这么多的路，更多的认识了我们的内地，我们的农村，我们的国家。诸君一定会不负所学，各尽所能，来报效我们的民族，以完成抗战建国的大业的。”



战争阴影下的西南岁月

1938年4月2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学校不再称“临时”，表明抗战的长期性。但是，谁都没有料到，联大在昆明一住就是8年。

1939年4月，西南联大新校园落成。这里有学生宿舍三十六栋，全是土墙茅草顶结构；教室、办公室、实验室五十六栋，为土墙铁皮顶结构；食堂二栋，图书馆一栋，为砖木结构。这些建筑的设计者是梁思成，因为经费极端短缺，只能一律按最简陋、最节约的原则设计建造，这位建筑大师对此深以为憾。

那时的学习条件和生活环境极艰苦，1938年到1944年间在西南联大读了大学和研究生的杨振宁后来回忆道：“教室是铁皮屋顶的房子，下雨的时候，叮当之声不停。地面是泥土压成的，几年之后，满是泥坑。窗户没有玻璃，风吹时必须用东西把纸张压住，否则就会被吹掉。”

校舍物质条件的简陋，不算什么。西南联大最大的敌人是日寇空袭和通货膨胀。前者让联大师生的日常教学充满了生命危险，平添了诸多困难，而后者让联大师生的生活一贫如洗，贫病交加之下，像联大社会学系教授陶云逵、历史系教授张荫麟英年早逝。

战争的阴影在渐渐逼近，犀利的防空警报拉响。大后方的文化重镇昆明，成为日寇重点轰炸的城市之一。1938年9月28日，西南联大教职员宿舍被炸弹击中，军事教官一人和他幼小的儿子死难。从此，跑警报和疏散就成为西南联大师生的日常生活。

频繁的空袭，日机直接轰炸到联大校园有两次，分别是1940年10月13日和1941年8月14日，前一次炸毁了师范学院男生宿舍和西仓坡清华大学办事处，后一次损失更惨重，宿舍、饭厅、教室、图书馆都被炸弹击中。遭受严重的轰炸威胁，西南联大在四川叙永设置分校，为再一次迁校做准备。1940年暑假后入学的联大一年级学生就在联大叙永分校就读，1944年，他们这一级的男生“叙永哥”多数应征入伍，成为中国远征军的翻译官。



群星闪耀，大学之光

抗战后期，西南联大的师生都贫困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联大教授为了糊口，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蒋梦麟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尚且要靠典卖仅剩的衣物书籍维持生活，梅贻琦的夫人也要靠做糕点（美其名为“得胜糕”）帮补家用。面对断炊的不利处境，闻一多挂牌治印来维持生活，“今天有图章，明天有饭吃”，这成了闻一多的口头禅。化学系的高崇熙教授善种花，就种植了一大片唐菖蒲（剑兰）来换取买米的钱。

1941年，黄子卿任教西南联大，患上疟疾，穷困潦倒，不得已卖衣、书以购药，他曾为此写诗云：“饭甑凝尘腹半虚，维摩病榻拥愁居。草堂诗好难驱疟，既典征裘又典书。”这首诗成为联大知识分子生活的真实写照。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西南联大筋吹弦诵，为国育才。“联大的屋顶是矮的。”从草房子里走出的2522位联大毕业生，都是国家的栋梁。他们当中包括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81位院士，西南联大人占26名；院士里最年轻的3位，陈省身、许宝騄和华罗庚，均为西南联大教授；这3人再加上姜立夫老教授，中央研究院第一届五位数学院士，西南联大占了4席。首批入选美国国家科学院的5位华裔，陈省身、林家翘、杨振宁、李政道和吴健雄，除了吴健雄出自中央大学，前4人清一色为西南联大师生。

联大师生中，后来有171人成了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

西南联大艰苦备尝，饱经忧患。战争硝烟弥漫，大学薪火相传。西南联大名垂青史。但是，西南联大的精神之光，是怎样在风云变幻的历史中熄灭的？度过了艰难的战争年代，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在后来的革命年代，会有怎样的历史命运？这一切都值得省察。



思想与文学维度中的西南联大

——读《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

李玮炜

翻开《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一书，从文本的描述到图像的呈现，从故人的书写表述到今人的回忆实录，在错综交杂的实存中，我们看到了西南联大的多种面目，其中既有教育维度、文学维度，还有思想维度。

西南联大在现代中国的高等教育史上，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奇迹。在自然条件非常恶劣的情况下，西南联大集合了当时中国最为丰厚的人文条件，来自中国三所顶尖高校的知识分子，他们在不到10年的时间就将名不经传的西南边陲打造成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人文与学术的重镇。在教育的维度上，对西南联大所创造的奇迹及其缘由，已经有不少文章进行过充分的探讨与揭示。需要指出的是，正是西南联大所秉持对知识分子的充分信任与尊重，并在治校、治学上给予教授、学者最大的自由，在学风、思想上给予学生最大的空间，由此全面激发了西南联大人思想碰撞的火花。这也正是今天我们在拷问大学何谓，大学精神何谓之时的应有之义。

先看思想维度的西南联大。在《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中，作者描述了西南联大师生的长征过程，尽管沿途的景色和乡土风情一度回馈了师生，但是这种随时警惕敌机的来袭和提防沿途土匪的袭击的紧张生活，使得一部分师生将这次长征视为流亡。尤其是沿途所目睹的荒凉、破败景象加重了这种印象。“联大的屋顶是低的，学者们的外表褴褛，有些人形同流民，然而却一直有着那点对于心智上事物的兴奋。”王佐良在《一个中国诗



人》中回忆起西南联大的生活，多年后那种破落的景象和对新事物的兴奋仍然印象深刻。流亡话语本身就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一定程度上，它是政治迫害的产物。但是在西南联大这段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更多的是与国家危难、民族存亡和个人的精神磨难相关。在远离主战场的生活中，西南联大师生寄生于危机与困境之中，不可能封闭于战争之外，相反，他们本身就是战争的产物。诚如冯友兰所言“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始终。”因此，在精神的磨难、国家的创伤和民族的危机之间夹缝生存的知识分子，他们正因为远离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和密集的抗战口号，造成了心理上某种程度的孤立，其个人思想与感受在现实境遇和精神状况中，反而具备更多独立思考的空间。他们并没有因为远离战场而曲高和寡，在西南联大，他们的思考和处事融合了传统的教养和西方的价值。因此，在此后的全权社会中，他们表现出西南联大所赋予的品质：道义、理性、自由——而这正是西南联大在思想维度上留给现代的宝贵财富。

再看文学维度的西南联大。已故文论家余虹先生在《革命·审美·解构》中指出，“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包括两大话语样式，分别是革命工具主义和审美自主主义。此两种话语是现代言元话语（意识形态大叙述）的派生物（推论之物），前者依存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元话语，后者寄生于人道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其共同的学理基础是对历史理性和语言理性的形而上信仰”。在三、四十年代，革命工具主义理论对应的是文学现实主义的书写诉求，而审美自主主义对应的是包括现代主义、浪漫主义等表现手法在内的文学书写主张。西南联大正是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崛起的策源地，受到西南联大精神滋养过的现代文学家及评论家，我们可以列举出一张很长的名单，他们有：冯至、沈从文、闻一多、赵萝蕤、陈梦家、汪曾祺、卞之琳、王佐良、周钰良等。在文坛影响深远的“九叶诗派”成员就多来源于西南联大，如穆旦、杜运燮、郑敏、袁可嘉等。穆旦是“九叶诗派”中



的核心人物，在西南联大的几年是他一生创作最为丰盛的时期，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诗坛上的突出地位。穆旦的诗歌向我们充分敞开了知识分子在现代经验和现代自我之间的种种不适：

在过去和未来的两大黑暗间，以不断熄灭的/现在，举起了泥土、思想和荣耀/你和我，和这可憎的一切的分野。

在西南联大，得益于相对比较宽容和自由的氛围，知识分子对生命、战争和民族有了更多独立思考的空间。这主要表现为知识分子在国家、民族和战争的宏大话语体现出深刻的孤独感。这种孤单感见诸于诗文，其诗风、文风便给人一种别开生面的新风。复旦大学张新颖教授认为，在西南联大的诗人所流露出的孤独感并非是由于隔绝造成的。相反，正是由于诗人将自身最大限度地向世界敞开，世界把自身充满而形成的。这种充满是“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的充盈。冯至在西南联大写就的十四行诗中，体现了个体所流露出来的深刻孤独，这种孤独便是“万物皆备于我”的敞开：

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在漫长的岁月里忽然有/彗星的出现，狂风乍起；

我们的生命在这一瞬间/仿佛在第一次的拥抱里/过去的悲欢忽然在眼前/凝结成屹然不动的形体。

在西南联大期间，诗人将自身的体验趋向于无限崇高的提升和无限旷远的开阔，形成了诗风的哲性。诚然，西南联大所处的现实语境和历史空间是中国的不幸，但是在这样一个不幸的时代里，有一群爱得深沉、追求理性、忠于自由的知识分子，他们用刚毅坚卓的精神、独立的思考、自由的品格和敢于批判的勇气激励了多年来历经患难的知识分子，留给我们这个民族一笔珍贵的历史遗产，这也许是不幸的时代里的幸运。也正因此，西南联大从长沙往昆明转移时的初衷“保存中国的文化遗产”本身已经成为今天的一种精神遗产。



西南联大之书小辑

东 图

西南联大，一所战时的流亡大学，却在艰苦的条件下创造了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奇迹，给我们留下丰厚的精神财富。它的峥嵘岁月，它的生存环境，它的学术成就，它的人和事，为后人所津津乐道，并在后世文献中得以生动再现。此处，我们辑录了部分有关西南联大的图书，阅读这些图书，穿越时空，能让我们置身其中，全方位感受联大的真谛，并思考当下的大学和教育。

《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

(美)易社强著、饶佳荣译，九州出版社，2012年3月

东莞图书馆索书号：G649.287.41/1

本书由易社强（John Israel）教授倾二十年之力写就，视角独树一帜。何炳棣先生称赞其为“迄今最佳联大校史”。作者生动叙述了联大到昆明之前的经历，勾画了联大与云南社会以及当时政府之间的关系，对联大自身的历史、传统和精神渊源进行探讨，淋漓尽致地描摹了联大教师的风采，详细生动地再现了联大在昆明时期的生活。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

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

东莞图书馆索书号：G649.29/2

在抗日战争艰苦卓绝的岁月里，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并而成的西南联合大学大师云集、人才辈出，创造出了世界一流大学的教育模式，这是中国现代教育史和文化史的骄傲。本书是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史会的心血之作，它在收集大量原始资料文献和历史图片的基础上，集中紧凑地呈现了这所战时



流亡名校的漂泊历程。

《精神的雕像：西南联大纪实》

李洪涛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

东莞图书馆索书号：I251/357

本书讲述了1937年中华民族再次遭受外来强敌的入侵，半壁河山沦陷时中国学子们的故事。这是一段沧桑的历史，一段充满激情与热血的历史。作者以纪实的方式叙述了西南联大在抗战时期的风雨历程，介绍了朱自清、梅贻琦、蔡元培等学者的宁死不屈精神。

《孔子·蔡元培·西南联大：中国教育的发展和转折》

袁征著，人民日报出版社，2007年1月

东莞图书馆石龙分馆索书号：G529/3

本书内容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是关于孔子的讨论，试图从根源上认识中国传统教育的一些基本特征；中篇是对宋代教育的研究，集中探讨中国古代教育从中期进入后期的转折；下篇则研究中国现代教育。

《逝水年华》

许渊冲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1月

东莞图书馆索书号：K825.5/10

这是作者许渊冲的回忆录。从西南联大到巴黎大学，从翩翩少年到“诗译英法唯一人”，《逝水年华》记录了陈寅恪、吴宓、朱自清、叶恭超、钱锺书、沈从文等先生的谆谆教诲，记录了青春激扬的学生生活。

《西南联大与现代中国研究》

伊继东、周本贞主编，人民出版社，2008年10月

东莞图书馆索书号：G649.287.4/8



本书是研究“西南联大与现代中国”的论文集，内中收录了：《西南联大与南开大学》、《抗战时期迁滇高校中共党员群体研究——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为例》、《从西南联大看自由精神对于现代大学之必要性》、《家国情感与事实判断——以何炳棣等20世纪70年代初的访华观感为例》等文章。

《绝代风流：西南联大生活录》

刘宜庆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

东莞图书馆索书号：I267.1/2687

西南联大的风流，就像魏晋风度一样，令后人景仰。这风流包含了不党不官、人格独立、敢于批判的铮铮风骨；弦歌不绝、为人师表、一身正气的泱泱风范；沉潜专注、甘于奉献、光风霁月的谦谦风度。本书关注西南联大师生的日常教学和衣食住行，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折射出那个时代的幽微精神，再现西南联大的风流。

《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

谢泳著，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5月

东莞图书馆索书号：G649.287.4/2/(*)

本书是国内较早从学术角度研究西南联大的著述。作者努力从问题出发，在丰富的西南联大史料中发现有研究价值的视角并做出分析，对今天的西南联大研究具有一定启发意义。

《西南联大：特定历史时期的大学文化》

江渝著，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

东莞图书馆索书号：G649.287.4/5

本书介绍了西南联大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所形成的独具特色的大学文化，这是其成功的根基和保障。通过对这种大学文化的方方面面的深入剖析，向读者展示了具有丰富文化的西南联大。



《回眸:从西南联大走来的60年》

杨祖陶著，人民出版社，2010年11月

东莞图书馆索书号：B-53/52

本书以丰富真切的激情和朴实流畅的笔调叙述了作者从西南联大走来的六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与人生轨迹，刻画了一个“老联大人”在时代风云变幻中执著的学术追求、恪守学术节操的赤子之心以及与时代变化息息相关的个人命运。

《联大教授》

冯友兰等著，新星出版社，2010年11月

东莞图书馆索书号：K825.46/34

在烽火连天的岁月，联大师生弦歌不辍，共同书写了一段中国大学的传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西南联大实际上的主持人、清华大学终身校长梅贻琦如是说。而教授正是联大的灵魂。《联大教授》是联大师生倾情之作，或描摹同事之神气，或状写师长之风采，凸显出联大上下艰苦卓绝之精神。

《西南联大与抗战时期的宪政运动》

谢慧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11月

东莞图书馆索书号：K257.507/5

中国人对民主运动的各种要求，说到底是通过宪政形式成为确认的法律，所以合法的民主运动主要通过宪政运动来推进。谢慧抓住了这个关键，她以当年知识精英最集中的西南联大为载体，对有关问题进行了梳理、归纳、分析和总结。本书对西南联大在推动宪政运动中的作用，做了较全面和较深入的考察。

《西南联大的爱情往事》

岚枫著，辽宁教育出版社，2011年7月

东莞图书馆索书号：K820.6/79



全书挑选了西南联大20位才子的事迹进行了唯美重述，为那些民国才子的爱情往事做一次完整系统的记录。在这本书里，呈现着感情的各种样式，有纯净的单恋，有复杂的情感，也有相濡以沫的爱恋……那些久远的人事，携着历史的烟尘，流泻于作者笔端。

《联大长征》

张寄谦编，新星出版社，2011年10月

东莞图书馆索书号：G649.287.4/3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九日，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为长久抗战、保存文化计，西迁云南。其中，二百余名师生不畏艰难，徒步穿越湘黔滇三省，途经一千五百里，历时六十八日终于抵达昆明，堪称我国教育史上一次可歌可泣的文化长征。本书就是这次步行旅程的实录，对途中气候山川、人物风情，均有细致描绘。

《季节燃起的花朵：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研究》

李光荣、宣淑君著，中华书局，2011年12月

东莞图书馆索书号：I209.6/109

本书是对现代文学史上西南联大文学社团进行系统研究的首部专著。书稿分为八章，首章总论，历时性地评述西南联合大学早期、中期、后期的文学社团概况。后七章分别就南湖诗社、高原文艺社、南荒文艺社、冬青文艺社、文聚社、文艺社、新诗社等重要社团的产生、发展、创作实绩、影响地位等进行史料钩稽和深入探讨。

《战时思想与学术人物：西南联大人文学科学术史研究》

杨绍军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6月

东莞图书馆索书号：G649.287.4/7



本书详细考察了西南联大人文学科的研究机构、学术刊物和重要学者的代表性论著，围绕哲学、历史学、文学、语言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学术思想和“战国策”派集中展开了论述，对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学术地位与启示进行了系统揭示，全面阐述了西南联大人文学科学术研究的整体风貌和历史贡献。

《他们奠基西南联大》

汪龙麟、张仕英编著，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2年7月

东莞图书馆索书号：K820.7/136

七十多年过去了，西南联大人多已逝去，在世者也已是耄耋之年，似乎西南联大已是渐行渐远的历史。本书以“他们奠基西南联大”为名，通过那些执教者及学子们对西南联大的奠基为切入点，展现那个特殊历史境遇下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还原他们在西南联大之前的经历、之中的风采、之后的命运，进而探求西南联大精神之所在。

《大师之大：西南联大与士人精神》

刘宜庆著，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3月

东莞图书馆索书号：G649.287.4/4

本书聚焦中国远征军中西南联大学子的身影，展现联大教授议政参政的家国情怀与担当精神，厘清联大教授与各党派的关系和纠葛：穆旦翻越野人山，闻一多喋血西仓坡，张伯苓晚景凄凉，钱端升神情落寞……历史困境中的西南联大人，最后的命运令人唏嘘不已。在20世纪剧烈变革的中国，当学术遇到政治，当教授遇到政客，诞生了悲剧，也铸就了大师的风骨。

《西南联大行思录》

张曼菱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6月

东莞图书馆索书号：G649.287.41/2

本书用文学化的语言进行纪实性的描述，人物访谈时的讲话

穿插其中。在一个个小专题内，可见出西南联大人活生生的精神面貌，和对国家、民族的赤诚与担当，更可见出作者对当下文化教育建设的思考与忧虑。从“西南联大”到今天，历史的精神就在“行”与“思”之间跳动。

《联大八年》

西南联大《除夕副刊》主编，新星出版社，2013年7月

东莞图书馆索书号：G649.287.4/8

本书由西南联大《除夕副刊》主编，初版于一九四六年七月，被学界公认为是关于西南联大最珍贵、最有价值的资料。本书文字朴实，内容丰富，主要由“历史回顾”、“联大生活”、“联大教授”三部分组成。



西南联大图书馆



西南联大图书馆借书证



西南联大图书馆藏书印



新书扫描

张宽路 李正祥

上海改革开放历史的记录片段

朱镕基离开国务院总理岗位已好多年，但始终没有离开过大家的视野，特别是最近出版的一本书，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这就是新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一书。本书收录了朱镕基同志在1987年12月至1991年4月在上海工作、主政期间的重要讲话、谈话、信件等106篇，并配有珍贵照片和手迹影印件，真实地记录了朱镕基同志在上海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大刀阔斧的改革思想和施政措施，翔实反映了朱镕基同志在上海的工作历程，记录了上海的这段改革开放历史。本书保留了朱镕基同志一贯语言风格，讲实话、讲真话，内涵丰富，富有哲理，读来使人掩卷沉思。同时，这也是一部怎样当好省长、市长、书记，乃至企业管理者的教科书，值得好好研读。

我们为什么要关心政治？

关心政治只是为了报效祖国？东方出版社的《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回答——关心政治是为了我们有更好的公共生活。作者徐贲从观念纠错开始，指出政治应成为每个人的副业，而通过现代启蒙和自我教育，提升自身的道德、学识和能力，学做“精明的公民”，就是在追求好的政治。不要让收费成为勒索，我们该怎样学习历史……许许多多的公共生活话题，相信读者在读完《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后都会有一个全新思想认识。

十字路口，我们该怎么走？

常看财经类杂志的读者一定熟悉叶檀这个名字。北京大学出



出版社的新书《中国经济站在了十字路口》就是这位叶檀先生关于中国经济观察分析、走向预测的倾力之作。本书与读者共同分享看懂经济趋势的全新视角，传授了理性投资的基本思维及操作技巧。其中包含了对股市、楼市、金市、期货等领域的投资指导，对电商、传媒、能源、航空等各行各业的经济分析，对百姓如何正确理财的建议等。在她的笔下，数据会说话。正是通过大量详实的数据，作者剖析了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的某些弊端和困境，并发出了“爱愈深痛愈切”的批评，指出中国经济正处于发展与转型的十字路口，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超高的智慧进行第二次市场化改革。

一段阅读广度和人生深度的对话之旅

威尔·施瓦尔贝是世界知名出版公司HyperionBooks的高级副总裁和总编辑，也曾是《纽约时报》资深记者，出版过《长尾理论》知名作品。在事业达到高峰而疲惫不堪时，却得知母亲癌症晚期。陪伴母亲最后的时光中，通过和母亲阅读相同的书，彼此分享各自对人生的态度和死亡的看法。在此基础上，他撰写成了《生命最后的读书会》一书。

每次固定进行的读书会，是他和母亲开始的一段阅读广度和人生深度的对话之旅。从热门惊悚小说到经典畅销书，从诗歌到悬疑故事，从异想天开到精神层次探讨……这本书是作者与母亲的亲身经历，笔触温暖，但同时，不只是对母亲的追忆，也是爱书人的飨宴。

死后的七天

新星出版社出版的《第七天》是余华最新长篇小说，用荒诞的笔触和意象讲述了一个普通人死后的七日见闻：讲述了现实的真实与荒诞；讲述了生命的幸福和苦难；讲述了眼泪的丰富和宽广；讲述了比恨更绝望比死更冷酷的存在……《第七天》引起了



巨大争议，有人喜欢那种对现实讽刺的魔幻风格，有人则说失去历史积淀，是社会矛盾的投射堆积……假如没有精彩的《活着》和《兄弟》，还会有人这样批评余华吗？相信小说阅读较多的读者看完自有定论。

小兔子们也有共和国

兔子小多子天赋异禀，预感到人类将要毁灭族群，便和兄弟榛子一起建议兔群搬迁。然而，他们却被指控煽动叛乱。榛子、小多子兄弟只好带领其他几只公兔子匆匆逃离领地……《兔子共和国》的故事就这样开始。英国作家理查德·亚当斯的这本小说最近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引进出版。和《动物庄园》齐名的《兔子共和国》深受《哈利·波特》作者J.K. 罗琳喜爱，是一本适合家长和小朋友一起阅读的动物小说。

战乱中的亲人该如何相爱？

卡勒德·胡赛尼虽然加入美国国籍，但他“立志拂去蒙在阿富汗普通民众面孔的尘灰，将背后灵魂的悸动展示给世人。”继《追风筝的人》、《灿烂千阳》后，新作《群山回唱》关注的依旧是故乡阿富汗。哥哥阿卜杜拉和被卖给富家做养女的妹妹帕丽，本来还能相见，然而一场场战争打乱了他们的人生。苏联入侵；军阀混战；塔利班；美国人。他们被迫流散喀布尔、加利福尼亚的圣何塞和法国的巴黎等他乡异国。喜欢温暖细腻笔法的文艺青年，可要好好看看上海人民出版社引进的这本《群山回唱》。

为所有人打开一本中国社会百科辞典

韩寒到底是韩寒，他的每一次出现总是与众不同。最近，他和他的团队又有新作品问世了，这就是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所有人问所有人》一书。他和所有人一起，向这个世界发问并



回答所有问题，并历时三年，历经磨难，终于以最独特的面目，为所有人打开一本中国社会百科辞典，一份关于社会、民生、八卦、性、音乐、电影、生活、潜规则等所有问题的非标准答案。

无论你是谁，来自哪儿，做着什么，你都可以向任何人提问，提问任何问题。《所有人问所有人》，就是这样一部收录了最不可思议的问题和不可思议的答案的你闻所未闻的奇书，这些问题，你或想到，却从未有人回答，你或想探索，却一直无处着手。本书一网打尽了你从出生到现在一直藏在内心深处的疑问和问题。

四百年前的朝鲜战争

壬辰倭乱是韩国的说法，中国称万历朝鲜战争，日本称文禄庆长战争。韩国学者崔官的《壬辰倭乱——四百年前的朝鲜战争》，从大航海时代的背景下考察了这段历史的文学、文化现象。战争发生后，明朝基于抗倭援朝立场派遣了援军。战争成为中国·朝鲜与日本之间的一场全面战争，对韩日两国的历史走向产生了巨大冲击，也影响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秩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引进的这本书值得爱好历史的读者认真阅读。

从燕京校园中看民国风貌

1919年司徒雷登出任燕京大学校长，燕大开始它33年短暂历史中的辉煌业绩，一度与北大、清华比肩，被誉为“中国教会大学之首”、“世界一流大学”。五四运动、西安事变、国共内战、学生运动……这些重大事件中都能找到燕大人的身影。陈远先生的《燕京大学：1919-1952》讲述了民国一代学人风采、教会学校在中国的曲折历程、燕大著名校友的逸闻趣事、燕大在抗战中的特殊作用、哈佛燕京学社的成立、共和国建立后知识分子的命运等许多内容。浙江人民出版社的这本书可以带着我们从燕京大学这个角度，去观察那个风云动荡的时代。



一部独一无二的边城历史、风俗、人物长篇小说

创作长篇小说《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一直是画家黄永玉的心愿，终于，在八十岁的高龄，他完成了心中夙愿。最近，他的长篇小说《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第一部《朱雀城》（上、中、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上世纪四十年代即已动笔，历经动荡的岁月，几次停辍，至作者八十多岁始得以续写。《朱雀城》描写的是作者童年生活过的故乡的风貌。作者少小离家，一生漂泊，本书的创作源于他深刻的故乡记忆和生命体验，极其生动细致地刻画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作为湘西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的朱雀城，它的社会组成的各个侧面，它所经历的重要历史事件，生活在其间的形形色色的人物……种种欢乐与悲苦、呼吸与悸动，构成一座古城的勃勃生机。

蒋家孤岛怎样变成民主台湾？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蒋经国画传》封面写着“台湾由独裁走向民主，蒋经国用了13年！改造百年老党国民党政治改革说明书！”其实蒋经国的人生何止这些？共产党员、蒋家王朝的“太子”、台湾的独裁者……蒋经国让人争论的地方太多了！但蒋经国以崇尚朴素务实的风格赢得尊重，被视作台湾社会的先行者、苦行僧。蒋经国的低调、沉静、平实、亲和，最终成为台湾民众最肯定的领袖素质。师永刚、方旭编著的这本蒋经国传记，值得所有关注台湾历史的读者们认真阅读。

民国时代最后一位才女

民国合肥张家有四位姐妹，张元和嫁顾传玠，张允和嫁周有光，张兆和嫁沈从文，张充和嫁傅汉思。当年俏皮聪慧的“张家四小姐”张充和对昆曲、诗词、书法都精通超凡，深受胡适之、沈尹默、章士钊、闻一多等知交师友疼爱。最近，一本由张允和



本人口述的书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这就是《天涯晚笛：听张充和讲故事》。本书作者苏炜是张充和的耶鲁晚辈与居所近邻，多年来时相登门求教，实录了张充和自本世纪以来向苏炜断断续续口述的人生故事，其中披露珍贵影像一百多幅，其中主要篇什均经张充和亲自审阅修改。

西洋名画中的诗心与灵性

在写过藏族诗人仓央嘉措传，整理过满族词人纳兰容若的词后，作家苏缨的兴趣转向了西洋名画。与美术史不同，在《少有人看见的美》中，苏缨对名画进行了另一种解读——诗性、灵性与终极追问，囊括西方人文的主题：占星的观念、灵魂的重量、人类的雄心与谦卑、上帝的时间视角、历史的终点等。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少有人看见的美》中，苏缨带着大家一起去赏鉴美术，侦探名画细节中的意蕴，寻访画面外的大历史背景。130幅图330页的书，精致地呈现西方文明美之精微。

性学研究的曲折发展史

我们能淡定地谈化学的发现，也能平静地讨论进化论的进展，甚至能心平气和地交流核物理带来的危险，然而，我们却很难脸不红心不跳地探讨研究“性”的实验。而这本《科学碰撞“性”》一书中，玛丽·罗琦不仅用幽默的文笔带你见识科学家眼中的性，更会让你见识那些研究“性”的科学家们是何等的执着，都使出了何等崎岖的手段……这本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的科普读物，因作者抱着冷静的科学态度，却浸透幽默的叙述风格，确确实实是一本让人在最奇怪的笑点上发笑的书。



童心童阅故事会：一群有故事的人

童心童阅

活跃在东莞市区的“童心童阅故事会”2013年2月正式成立，才半年多时间，就从一个人的故事会发展成20人的故事讲述人团队，家长交流群也从300人发展到800多人。这过程中当然离不开故事家长们的汗水，更重要是亲子阅读，是故事在召唤着大家，凝聚了大家。

遇见绘本

孩子上幼儿园后，情绪表现日益复杂，但我沟通能力却没跟上。早教机构、培训班，陪孩子的时间少了，竟然不了解自己孩子了。于是我遍搜育儿资讯，希望找到答案。这时在新阅读读书会的讲座上，我遇见了绘本这种最适合孩子的读物。父母读文字，孩子读图画，亲子共读图画书，象一座桥梁，通过它，孩子可以走进父母的温暖的怀抱，聆听着爸爸妈妈亲口朗读的故事，感受那声音中的真情实感；通过它，爸爸妈妈牵着孩子的手，一起走进故事的世界里，一起悲一起乐，在同呼吸共命运中交流感情。共同读完一段故事，孩子与你心灵相通，坦然相对。我如获至宝，自此痴心走向了亲子阅读之路，和女儿一同收获了无数欢笑和幸福。

阅读推广

分享使人快乐，在小区聊起儿童阅读，发现很多家长对此了解不多，缺乏正确方向和优秀读物。书店对经典童话、名著随意改编、简化的垃圾读物随处可见，插图粗糙，内容空洞，千篇一律。在一次新阅读读书会讲座上，倡导分享的绘本《石头



汤》（琼·穆特著），深深触动了我，促使我给身边的孩子们讲绘本，推广绘本阅读。女儿的幼儿园设有“家长课堂”，邀请家长上课。于是我开始了讲故事的旅程，孩子们听得很高兴。这更激励了我，让我思考如何讲得更好。我深深地记得有一次班级故事会，原计划讲两个故事，但临时有事只讲了一个。孩子们的小脸上满是失望，很多孩子拉住我要听完故事，让我十分愧疚。我一直惦记着，努力找机会补讲完那个故事。后来园方和我商定时间，在全园各年级讲起了故事。

公园故事会

一股力量推动着我，我想这是看到孩子们沉醉于阅读时的快乐而产生的力量！2012年国庆后，除在幼儿园讲故事外，我又有了新的想法。我利用小区的QQ群发帖召集，接受报名，将公益的故事会活动办到了公园。第一次的户外故事会只来了三位小听众。但很快家长们发现了绘本的好处，给予了大力支持，主动做起了义工。参加人数也很快增到10多人，孩子们在树荫下绿草地上看图听故事，很享受，每每吸引路人驻足，有时游园的孩子也会主动加入。人数多起来，以至于再发报名帖时须限定人数。每周一次的公园故事会做了半年，2013年春节后天气突变，雨水特别多，故事会的场地成了问题。

走进图书馆

常去图书馆借书，我就想，能不能借用图书馆的场地呢？一打听才发现，原来东莞图书馆儿童天地不仅建立了读者Q群，还在举办亲子户外活动，由工作人员珍珍专职负责。在阅读理念上，我们两人可谓心有灵犀，于是“童心童阅绘本故事分享活动”迅速开展起来。每场故事会的20个名额总是在半小时内报满，甚至有家长守着电脑等报名。为此，故事会特意让5岁以下和5岁以上错开周次报名。每周一期，如今做到了23期。



故事会只是亲子阅读的形式之一，推动家庭亲子阅读才是目的。但年轻的父母们该选什么样的绘本呢？该怎样阅读呢？于是Q群里的阅读分享和讲座开始了。珍珍在这里倾注了大量的精力，答疑解惑，推荐书目，组织活动。阅读心得，阅读方法方面的交流，让家长们获益匪浅。我们分享过的经典绘本有《三只山羊嘎啦嘎啦》、《跟着线走 穿过房子》、《石头汤》等等。

故事人团队

故事会如此受欢迎，我们都希望故事会能长期举办，组建故事人团队的愿望是贯穿始终的。这个愿望得到了热心家长的积极响应，很快就有妈妈站出来讲故事了。讲完后这位妈妈感叹原来讲故事可以让自己这么开心！阅读不仅让孩子们享受快乐，爸爸妈妈们也一样，这快乐渐渐传递给了更多的家庭。半年下来，故事人已有20多人，我们另开了一个策划Q群，故事会、分享会及其他活动的组织策划与交流总结都在这里完成。除了核心的故事人，还有做义工的家长，他们的热情、奉献让故事团队工作更成功。

生命力

丰富多彩的活动是童心童阅故事会的生命力。线上讲座，线下故事会我们已经开展起来。故事人团队研讨会也已经组织过两次了，会上思想激荡，群策群力，萌生了很多好想法。和出版方合作，组织开展了一次气氛热烈的新书试读活动，现在第二次试读活动已准备就绪。新书试读将阅读气氛推上了更高一层。自然体验活动正在积极策划中，走进自然，认识自然，向大自然学习，孩子们不仅可以在户外听故事，还可以在游戏中认识自然，体验自然的生动和美丽。针对小学初段孩子们的头脑风暴，创意作文……我想，智慧无穷无尽，尊重孩子，愉悦孩子，故事会活动的生命力是无穷的！



“珍珠翡翠白玉汤”与“半部论语治天下”

吴晞

这世上真的会有如此不可或缺、对人之一生一世影响至关重要的书吗？我对此持置疑态度。如果确有人推出这样的书，恐怕也是此书的阅读者平日不大读书，或是涉猎甚少的缘故。

这就如同进食，小孩子会毫不犹豫地说出最喜欢吃的是什么，但我们这些曾遍尝各种食物的成年人会很难说出自己的最爱。实际上，这个世界上恐怕没有“最好吃”、“最爱吃”之类的东西。对于一个人来说，印象最深、没齿难忘的食物也许会有，但那往往是幼年时或饥饿时的错觉。

刘宝瑞先生有个脍炙人口的相声段子，说的是朱元璋打天下时，曾受赠于几个叫花子的一顿饭，乃是糊饭粒、烂菜叶和馊豆腐，煮在一起号称“珍珠翡翠白玉汤”，朱元璋吃了香甜无比。后来他成了洪武皇帝，再煮来吃，就不是滋味了。如果我们拿这道“珍珠翡翠白玉汤”作为美味佳肴推荐，岂不成了笑话？

在50和60年代，很受推崇的一本书是奥茨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读后也确曾深受感动，至今还能背诵其中的名句：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为全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记得文革后参加高考，有一个题目就是“你最喜爱的一本书”，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并大加渲染铺陈。但现在想来，此书实在乏善可陈，除了保尔和冬妮娅的爱情描写还有些许真情之外，通篇都是非理性的狂热和愚忠，对时代的描述也多有歪曲篡改（这点只要读一读《日瓦戈医生》、《古拉格群岛》、《静静的顿河》等同时代的作品就会清楚）。当初喜爱它，是发自内心的；现在唾弃它，也是应该的，因为它不过是一



道“珍珠翡翠白玉汤”。

无可否认，历久不衰、令人终身受益的经典著作还是大量存在的，人类文明即赖此留存和传承。然而，即使是这些经典，我们也不应该执此一端，偏听偏信，囿于其中，不可自拔，还是要提倡博览群书，广收博采。因为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任何一家学说都有其优势和短板。举例讲，《论语》无疑是公认的伟大传世经典，历经百世而不衰，但若是相信当年赵普宰相“半部论语治天下”的传说，难免就会谬以千里。

这世上没有什么“影响最大的书”，让你这辈子吃它就足够了。读书的真谛，就在于不断思考，不断扬弃，不断开掘，不断收获。这就如同我们旅行，其乐趣在于观赏那些未曾见过的新景观，山山水水，无穷匮也；而不是止步在一座“最美丽”的山头上赞叹不已，即使它真的就是货真价实的峻美高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其理同一。我们只需要记住，无论是“珍珠翡翠白玉汤”，还是“半部”即可“治天下”的《论语》，其实都是靠不住的，都要对之持置疑、批判的态度。（作者系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主任）

德一图书馆开放电子书全国借阅服务

德国德累斯顿市图书馆日前开始提供电子书全国借阅服务，根据规定全德国境内的读者都可以在线借阅其电子书。该馆目前拥有虚拟电子书馆藏约7000册，读者可以不限地点通过网上注册即可进行在线借书。

除非获得多人并发权限，否则同一本电子书不允许多人同时借阅，因此，开放全国权限可能会影响德累斯顿本地读者的使用权限。尽管如此，电子书远程借阅比起实体书到馆借阅来说，其灵活性和便利性不可同日而语。而图书馆和出版商之间有关电子书借阅的对话仍将继续。

——《文汇读书周报》2013年8月16日



共享书香

雨兰

周末在家，看到博客上文友文彦群的文章《两册犁著 一样深情》，朴实温暖的文字里记述了关于孙犁的《秀露集》和《澹定集》两本书的流转故事。在这个有些阴郁寒冷的冬日，读着这样的文字，嗅着文字里的书香，心情也禁不住温暖明亮起来。

一本好书，从一位爱书人手里传递到另一位爱书人手里，让大家共享书香，分享阅读的愉悦与幸福，也是书籍的幸运。

送书给爱读书的文学青年，尤其是送书给家庭贫困或者没有收入的穷学生，这是老一代作家的风范。孙犁多次送书给朋友、给素不相识的文学青年。当然送书也不能盲目，要书得其所。因此，孙犁也有他的不送，他在文章里说到，“对于那些先引证鲁迅如何在书店送书给青年等等范例的人，暂时不送。非其人而责以某人之事，不为也。对于那些先对我进行一大段吹捧，然后要书的人，暂时也不送。我有时看出：他这样的信，不止发向我一人。对于用很大篇幅，很多细节描述自己如何穷困，像写小说一样的人，也暂时不送。我想，他何不把这些心思，这些力量，用于书写自己的作品？但是，对于那些也是素不相识，信上也没有向我要书，只是看到他们的信写得清楚，写得真挚，寄来的稿子，虽然不一定能够发表，但下了功夫，用了苦心的青年人我总是主动地寄一本书去。按照他们的程度，他们的爱好，或是一本小说或是一本散文，或是一本文论。如果说，这些年，我也赠过一些书，大部分就是送给这些人了。我觉得这样赠书，才能书得其所，才能使书发挥它的作用，得到重视和爱护。我认为，只有用自己劳动所得买来的书，才最知爱惜，对自己也最有用。”对书珍重的人，自然也会尽力为书寻找好的归宿。孙犁一生爱书，也珍重书。送有送的热爱，不送有不送的珍重，都是对书的热爱与敬重。



有一天，看到作家安武林在微博上说道：“2001年，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出过一套‘名家绘本世界童话’，图文作者是意大利的。一会儿就看完了八九本，可以送给朋友啦。阅读绘本，很有成就感，一天可以看很多本，感觉真奇妙。”他的博文刚刚发布，就有和他相熟的一些朋友们在一边起哄、评论：“安老师发书了，大家排队领书啊！”安武林多次在文章里提到，张之路、金波、尹世霖等老先生送给他书的事，而他也多次送书给喜欢书的朋友，他自己出版的著作，他收存的书，他在旧书摊上辛苦淘来的复本书……他都大大方方地送出去了，让不少爱书的朋友因此分享美书的馨香和温暖。他还曾慷慨地捐赠过数千册图书给学校和孤儿院。据说，他的爱索书、爱淘书、爱读书和读书多，在儿童文学作家圈里也是“明规则”了，他出差到外地经常装着一一些书看，看完了就分送给当地书味相投的朋友，他到济南来时我就得到过几本，有的还是初版初印的旧书，品相还不错，也不知他在旧书店、旧书摊的哪个旮旯里淘到的，呵呵，期待他再来时旅行箱里再多装点美书。

这也是一种美好的传承。

乐于和朋友共享书香，也是一种美好的情怀。花大价钱把世界上仅存的少数珍贵书籍买过来，然后毁掉，只保留一本，那不是真正的藏书家，那是投机取巧的投资家干的事。文友之间互通有无，拿出自家书橱中的复本书，或者是自己不感兴趣但对于别人有价值、有意义的书，互相交换传递书香。有意思的是，喜欢孙犁的文字的“犁友”们、喜欢黄裳的文字的“黄迷”们，大家以共享书香为乐，让美好的情谊随书香流转，真好！

有新书出版，赠送一些书给要好的、情趣相投的朋友，让朋友一起分享新书出版的喜悦，自然是必不可少的，有的还特意叮嘱，分送一些给你周围爱读书的朋友。我收到过不少这样的赠书，也曾效仿朋友的做法，送出去一些自己的作品集子。

有书香共享，让美文传诸久远，也是美事、乐事、赏心事、幸福的事。（作者系济南市自由撰稿人）



俞平伯与《浮生六记》

毛本栋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二日，八十一岁的俞平伯，应老友钱锺书之请，展纸援翰，为德国鲁尔大学教授马汉茂博士德文译本《浮生六记》撰写序文。老先生笔酣墨饱，深情写道：

文章之妙出诸天然，现于人心。及心心相印，其流传遂远。沈氏此《记》，余垂髫爱诵，年少时标点印行之，影响甚微。六十年后得重印而译本遍东西洋，良非始愿所及。由隐而显，此书之幸也。沈复习幕经商，文学非其专业。今读其文，无端悲喜能移我情，家常言语，反若有胜于宏文巨制者，此无他，真与自然而已。言必由衷谓之真，称意而发谓之自然。虽曰两端，盖非二义。其闺房燕昵之情，触忤庭闱之由，生活艰虞之状，与夫旅途朋游之乐，既各见于书，而个性自由与封建礼法之冲突，往往如实反映，跃然纸上，有似弦外微言，实题中之正义也。……

短短二百来字，俞平伯既高度评价了《浮生六记》的文学价值，又简略回顾了自己与此书几近一生的结缘。所谓“垂髫爱诵”，是指他十余岁寓居苏州时曾读过此书，当时便“觉得可爱”。所谓“年少时标点印行之”，则是指一九二三、四年间，他在上海大学任教授时，曾分别在顾颉刚、王伯祥所珍藏的《雁来红丛报》本、《独悟庵丛钞》本中又一次读到了《浮生六记》。此番重读，他感到“更有滋味”，且“有所领会”。为了弘扬此书“炫人的力”，让读书的“喜悦遍及于读者诸君”，他将此书细加标点，并交北京朴社以单行本形式印行，且先后撰写序文两则在《时事周报》的《文学》周刊上发表，使《浮生六记》迅速广为流传。“影响甚微”之语无疑是谦词。一九三三年，郁达夫撰《清新的小品文字》，文中便谈及《浮生六记》。几乎同时，林语堂将《浮生六记》译成了英文。经常走动于京沪之间的郁、林二位，当时也许正视俞本为掌中宝籍呢。“六十年



后得重印”说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将他于二十年代标点的《浮生六记》重新印行出版。

俞平伯曾在二十年代撰写的《校点重印〈浮生六记〉序》中称：“统观全书，无酸语、赘语、道学语”，“俨如一块纯美的水晶，只见明莹，不见衬露明莹的颜色；只见精微，不见制作精微的痕迹”，“情思笔致极旖旎宛转而又极真率简易”，“在中国旧文苑中，是很值得注意的一篇著作”。其时，俞平伯不过二十三、四岁，却能对是书作出如此精确的评价，足见其眼力之不凡。六十年后，他重提此书，依然不改初衷，眷恋之情，溢于言表，一如少年。俞平伯何以对沈复的《浮生六记》如此情有独钟？有人说这是他的“诗人气质独具的表现之由”，此说堪称的论。不过，其中也许还包含有这样一层原由：俞平伯每逢研究鸿篇巨制《红楼梦》累了的时候，便从书架上抽出这本薄薄的小书，随意读上几行，权当是一种休息，就像嗜酒的人，有时轻呷一口绿茗，亦能陶然如醉。

作为《浮生六记》的校点者，俞平伯的治学态度极为严谨。曾给《浮生六记》每记各题一诗的管贻荈，多家有名的出版社都将其误为“管贻萼”。而早在1980年代，俞平伯就已经在报刊上载文指出过这个错误。1981年，俞平伯给著名作家、藏书家黄裳写了一封信，谈到管贻萼这个名字。信中这样写道：“书未发，展诵尊藏《裁物象斋诗钞》，有题《浮生六记》诗，集岗署名‘阳湖管贻萼树荈’。按《六记》旧本、今刊俱作‘贻萼’，或字误，或更名未可知，而‘萼’字决不误。得校正此一字，不啻百朋，亦快事也。以闻，平又及。”这个“荈”字比较生僻，但给《浮生六记》题诗的这个人叫“管贻荈”是确凿无疑的。管贻荈为管干贞孙，嘉庆十八年举人，河南固始县知县，工诗词，著有《湘面斋词草》、《裁物象斋诗钞》等。（作者系武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培训部教师）



那人会回来吗

钟立红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或许明天回来！”

边城人的故事早就被沈从文讲完了，却久久地猜想二老究竟是怎么想的呢？我是希望他就回来的，我想每一个爱翠翠的读者都会这么想吧。

沈从文，顽固不化的土绅士，那么多年的都市经历并没有把这个男人改造成为城市摩登，他的梦永远永远地扎根在他的湘西。梦中的湘西是纯美的，清洁的，自然的，是人类神性栖息所在，是我们希望的寄托地。爷爷从不收过渡人的钱，过渡人一定要留下几文的。端午节了，翠翠看赛舟有最好的座台，有人会把捉到的鸭子送给她。上街了，人们总是把最好的给爷爷，他把早准备好的钱扔了就跑。他的酒壶是为每个好酒的人准备的。船总顺顺却总会把他的酒壶灌得满满的。

翠翠是美丽的，健康的，聪慧的。翠翠是人见人爱的。但他们知道，只有优秀的大老和二老才配。兄弟俩不爱磨房，喜欢的是渡船。同时爱上了可爱的翠翠。不要有武墩儒和武修文兄弟为了一个郭芙妹子同室操戈的私心。他们敞开心扉，以诚相待。有的是公平竞争，默默的退出。爷爷有喜有忧，不管车路马路，只看翠翠的心事了。翠翠的魂魄随二老的歌儿飘走了。翠翠的心事和她那早死的娘一样，爷爷的心沉重了。

到爷爷死的时候才把前因后果想个清楚的她莫名地感到了自己的悲哀，想到了娘为什么会舍她而去，只有那梦和眼泪陪她了吗？不过，我们欣慰的是，二老爱的是翠翠，翠翠爱的呢，也永远会是那准备为她唱3年6个月的情歌的“岳云”。人们永远记住的就是爱而不得的凄婉的爱情哟，不要忘记，他们只见过两次



面，说过几句话，再就是嘻嘻的笑烙在彼此的心里了。

这湘西的生命流淌的那么自然，那么轻松，如同辰河的水一般。沈从文的文字是水做成的，浇到哪儿滋润到哪儿，温暖到哪儿。我就是追寻这滋润，这温暖跟着文字跑，就像翠翠爱跟着出嫁的新娘跑呀跑。流动是它的生命，它不会误入静止的池塘。这流动的文字是有节制的，从不用担心它漫堤失去方向松弛下来，也不用担心它偶尔的兴奋做脱缰的野马狂奔起来。小说是展示流动的美的，是流动的美学。流动的动力既源于湘西人的自然情愫和生命，也源于先生浪漫的精魂和情绪。

沈从文是爱做梦的，常做的是关于失却的梦想的。《边城》是梦的，是不久的逝去的梦的摇篮曲。而这梦并不是醞醞的，甜得化不开，它带有苦味，还有点涩涩的。让你很向往，却又分明有点迟疑什么的，属于凄婉的苦涩的美的。这就使梦不至滑到轻浮和虚无的沼泽里去。生命固然有不能承受之重的，却未尝能承受了那份轻飘呢？翠翠和她的娘固定是要走马路的。可是，人愿意的事，天却不愿意。有什么办法呢？这就决定了她们娘俩的不幸。其实，茶峒人们的不幸也是天安排的，有什么办法呢？不管我们愿意与否，只能选择这苦味和涩涩的感觉了。

翠翠总是缠着爷爷讲故事。对每个故事，翠翠还爱问：“后来怎么样？”

爷爷说：“后来的事当然长得很，最重要的事，就是这种歌里唱出了你。”

在30年代的袅袅烟火里，沈从文寂寞地唱了这种凄婉的歌儿。歌声穿越了那段峥嵘的岁月吹到了我们一代一代人的心里，再也走不动了。那么属于我们的翠翠呢？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了，或许明天回来。”（作者系湖北省监利县新沟镇政府工作人员）